

陽明全書

冊
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 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

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
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
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
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
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
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
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
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
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
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
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
之命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

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靳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敝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

第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 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 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卻走君將揜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

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最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卽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諠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

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睡既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旣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閒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

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

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
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
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
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
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
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
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
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
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
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

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難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

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

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 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
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
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
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
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
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
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
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